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唐代滇越通道辨

嚴耕望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南朝時代，中央政權甚弱，對於滇、越無力積極經營，滇、越通道之史事似無所聞。隋代經營雲南頗力，唐室繼之，伸展勢力於今雲南省境，置姚州都督府（在今姚安縣）以控制雲南中北部，置戎州都督府（在今宜賓縣），以控制雲南東北部（南及今曲靖、昆明），因此與當地部落政權發生衝突，滇、越交通史事又復頗常見於史冊。如駱賓王《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全唐文》一九九），「南通交趾，枕銅柱以爲鄰。」時在高宗中葉，是爲中古時代重見雲南通交趾之消息。《蠻書》七《雲南管内物產篇》，「天寶八載，玄宗委特進何履光統領十道兵馬，從安南進軍伐蠻國（南詔），十載已收復安甯城並馬援銅柱。」又據《南詔德化碑》（《金石萃編》一六〇），「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溪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此在何履光前事之後。下文又云：天寶十三載，雲南（姚州）都督李宓、廣府節度何履光及中使薩道懸遜總秦隴英豪，兼安南子弟，伐南詔。足見唐室經營雲南，以安南進兵爲一主要路線。中葉以後，南詔復欲通和，《蠻書》一〇卷末載，貞元十年，安南節度使趙昌奏狀云：「東蠻和使到安南，……蠻王蒙異牟尋……恐和使不達，故三道遣，一道出石門，從戎州路入；一道出牂柯，從黔府路入；一道出夷獠，從安南路入。」是通使長安且迂取此道。《蠻書》六《雲南城鎮篇》，「臣今春見安南兵馬使郭延宗曾奉使至柘東……館穀勤厚。」是南詔、安南間亦直接有信使往來。至唐代末年，則南詔屢次進兵圍安南，¹ 交通路線之暢通可知。故自唐貞元間賈耽對於此道已有詳細

之記錄，唐末樊綽撰《蠻書》亦有詳細記錄，史料可謂甚豐。茲先就唐宋志書記唐代此道之基本史料條錄如次，再為考論。

(甲)《新唐書》四三下《地理志》末附載賈耽入四夷七道，其六安南通天竺道云：

安南經交趾、太平，百餘里至峯州。又經南田百三十里至思樓縣，乃水行，四十里至忠誠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朱貴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湧步，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又百八十里經浮動山，天井山，山上夾道皆天井，間不容跬者三十里，二日行至湯泉州。又五十里至祿索州，又十五里至龍武州，皆蠻蠻，安南境也。又八十三里至儻遲頓，又經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經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劍南地也。又經通海鎮百六十里渡海河、利水，至絳縣，又八十里至晉寧驛，戎州地也。又八十里至柘東城，八十里至安寧故城。

(乙)《蠻書》卷一《雲南界內途程》云：(據《校注》本)

從安南府城至蠻王見坐苴畔城，水陸五十二日程，只計日，無里數。從安南上水至峯州兩日，至登州兩日，至忠誠州三日，至多利州兩日，至奇富州兩日，至甘棠州兩日，至下步三日，至黎武賁柵四日，至賈勇步五日。已上二十五日程，並是水路。大中初悉屬安南管係，其刺史並委首領勾當。大中八年，經畧使苛暴，川洞離心，疆內首領旋被蠻賊誘引，數處陷在賊中。從賈勇步登陸至矣符管〔館〕一日，從矣符管〔館〕至曲烏館一日，至思下館一日，至沙隻館一日，至南場館一日，至曲江館一日，至通海城一日，至江川縣一日，至進寧館一日，至鄯闡柘東城一日。從柘東節度城至安寧館一日。

(丙)《蠻書》卷六《雲南城鎮篇》又有一段較畧而極重要之記載云：

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頭，從步頭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蠻。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路賈勇步入眞、登州，林西原，取峯州路行。

(丁)《寰宇記》一七〇交州、峯州兩條云：

交州「西北至岑〔峯〕州陸路一百三十里。」「西至姚州水陸相兼約二千里。」
(同書七九姚州條，同，惟譌水陸為水路。)

峯州「東南至安南府陸路一百三十里。西北沿西道江至古湧步約八十里，至入〔八〕平城約一千二百里，至桃〔姚〕州二千里。」（按此條奪譌特甚，然路線極可參考。）

此外，《元和志》安南府條、《新唐志》姚州條及《蠻書·名類篇》，亦簡記雲南至安南之路程，如下：

《元和志》三八，安南都護府「西北至姚州水陸相兼未有里。」

《新唐書·地理志》，姚州「東南距安南水陸二千里。」

《蠻書》四《名類篇》，「柘東城去安南城三十九日程。」

按賈氏之古湧步，即樊氏之賈勇步，自不待言。（以下作者論說統一作古湧步。）綜觀賈氏所記及樊氏所記之主要者皆為古湧步道，《寰宇記》所記亦為同一道也。甲、乙兩條所記行程極詳，久為史家所注意，故前人已多次研討，如吳承志、伯希和、杉本直次郎、方國瑜及向達皆有論述，² 各有貢獻，然待進一步論證之處尚甚多；且賈、樊兩家所記詳程史料所行之路線尚有可商者，此為根本問題，至關緊要，今試就個人所見論辨如次：

前人皆謂史料甲《新唐志》與史料乙《蠻書》卷一所述路程為同一條路線，畧沿紅河河谷而行，如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上卷《雲南交趾一道之開拓》云：

吾人所研究八九世紀之路程，峯州（白鶴及山西）至蒙自一段，頗難確知為何地；然其必由紅河較便之道無疑，則應位置賈耽、樊綽之地名於紅河沿岸矣。

可為代表，前此之吳承志，後此之向達，皆無異說。似成定論者。今按賈、樊兩家所詳述之行程為一條路線，是也；但謂沿紅河而行，則尚待商榷。檢《一統志·安南》卷云：

入交道三，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雲南亦有兩道。其一道由蒙自經蓮花灘，入交州之右隴關，下程瀾峒，循洮河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二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洮

² 吳承志撰《唐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卷三，劉氏《求恕齋叢書》本；伯希和著、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商務印書館《史地叢書》本；向達著《蠻書校注》卷一及卷六，中華書局本，1962年；日本杉本直治郎著《阿倍仲麻呂（朝衡）傳研究》，方國瑜著《步頭之方位》，皆見《蠻書校注》卷六引。

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臨洮三日至山圍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即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水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江州，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至白鶴三岐江，然皆山徑，敬側難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大道也。

洮江即紅河。據《蠻書校注》卷一，此段所述兩道詳細情形，當本之李文鳳《越嶠書》與鄧鍾《安南圖志》，則元明以來之通道乃循紅河而行也。故前人釋唐代兩項詳細路程紀錄，皆以循紅河河谷之道當之。然此問題若深一層追究，頗為複雜，其中關鍵有二，其一，古湧步是否即為步頭？其二，史料丙所謂「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路賈勇步」云云，究何所指？

茲先論第一問題，古湧步即賈勇步，是也。然前引史料丙《蠻書》卷六條有步頭地名，為南詔通安南水路之起點。吳承志遂謂「步頭之名實出古湧。」似謂為一地者。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卷上有步頭之方位一節，云：

步頭一名惟見於自雲南至東京路程之中，而在自東京至雲南之兩種詳細路程中，不見此名。……則步頭即為《蠻書》之賈勇步、賈耽之古湧步，蓋《蠻書》言從步頭船行，而賈耽謂至古湧步水路也。

此更明指步頭與古湧步為一地矣。蓋步頭至安南為水路，古湧步至安南亦為水路，二名又各有「步」字，宜其有此大意之論斷！惟方國瑜撰《步頭之方位》一文，以為非是。向氏《蠻書校注》並引伯氏、方氏之文，無所決斷，而尋其意，向仍偏主一地之說也。

今按方氏據史料丙《蠻書》卷六之文，以為「賈勇步當非步頭」。此論極有理。若為一地，樊氏在同一條前後二十餘字中，斷不致互岐其名！

按步頭為當時一軍鎮交通要地。《蠻書》所記除前引史料丙卷六條外，其卷四《名類篇》述兩爨之分佈云：

在曲靖州，彌鹿川，升麻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及章仇兼瓊開步頭路，方於安寧築城，羣蠻騷動，陷殺築城使者。（《新》二二二下《南蠻傳》，同。）

按「開步頭路」者，即欲由越嶠（今西昌）經安寧（今安寧縣）至步頭以通安南也。鄭同《南詔德化碑》（《金石萃編》一六〇）云：

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遣越嶲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人弊，被南寧州都督爨歸王（畧）爨崇道等陷殺竹倩，兼破安寧……。

可證。《德化碑》下文又述天寶中鮮于仲通伐南詔事云：

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溪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既數道合勢。……

此又步頭路通安南之一證。下文又述其後南詔強盛事云：

贊普鍾……十四年春（唐代宗永泰元年）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柘東城，居二詔，佐鎮撫，於是威懾步頭，恩收曲靖。東爨悉歸，步頭已成內境。……

則步頭固為南詔東南之一要地，道通安南。其後南詔一直維持強勢，唐室日衰，且步頭在南詔陪都柘東城東南不遠，而去安南三十五日程，不可能復為安南都護府所據有。而據史料甲《新唐志》記賈耽說，唐代中葉，古湧步西二百四十五里之龍武州尚屬安南都護府轄境。又據史料乙《蠻書》卷一，大中初年，賈勇步尚屬安南管轄，至大中八年因經畧使苛暴，州洞始被誘引歸屬南詔。則賈勇步當在步頭之東或東南頗遠（二百五十里以上），決非即步頭之強證也。

步頭與賈勇步既非一地，然則果如方國瑜說，步頭約在今元江，賈勇步約在今蠻耗歟？曰此又不然，方說亦無的證。按舊說步頭在今建水縣，係出《元史》六一《地理志》。檢《元地志》臨安路，云：

建水州在本路之南，近接交趾，為雲南極邊，治故建水城，唐元和間蒙氏所築，右〔古〕稱步頭，亦云巴甸，每秋夏溪水漲溢如海，夷人謂海為惠，劇為大，故名惠劇，漢語曰建水，歷趙楊李段數姓皆仍舊名。

此所述地貌及地名演變本末甚詳。向《注》謂，「其所據必為所得大理圖籍。非有確證，《元史》之說不可遽廢。」是也。且巴甸水盛，漲溢如海。《元史》又云，蒙自縣治亦「下臨巴甸」。則巴甸廣濶可知。是西通建水，東連蒙自，為一水道。南朝唐宋時代稱江潞繫舟可上下處為步。³ 步頭即水碼頭，建水地貌形勢如此，固為良好之水運起程碼

³ 《蠻書校注》，頁一四九。

頭也。此亦建水即古步頭之一輔證。然檢申報館《中國分省新圖》及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圖集》第四冊《雲南地形圖》與《人文圖》，蒙自之大屯海雖與紅河支源南溪河之源頭極接近，但不相通。再檢《續雲南通志稿》卷五《臨安府輿圖》、《建水縣輿圖》，繪水道甚詳明，並有文字敘述水道源流，皆不見有相通之跡。⁴ 則步頭即今建水之說，仍可商也。

按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卷上《步頭之方位》條，既稱步頭即賈勇步，並承襲舊說在今之建水；但卷下附錄一《賈耽陸路》條，又稱賈勇步似為今蠻耗，亦即謂步頭似即今之蠻耗也。是其本人已疑不敢斷。日本杉本直治郎討論賈勇步問題，根據各家調查紀錄，謂紅河通航，上游止於蠻耗，⁵ 地在紅河北岸，申報館《地圖》，自蒙自有大道南通蠻耗，則就航道形勢論之，步頭在今蠻耗，誠最合理。然則《元史》紀事亦不能盡可憑以說唐史也。例如南詔之銀生城、開南城當在今雲南南部景谷、普洱境。而《元史·地志》以威楚當之，即在今景東縣治，是移北數百里。⁶ 此即《元史》不足堅信之一證。蓋自唐之亡，至元兵入大理收圖籍，已三百五十年，雲南統治者已更歷數姓。數百年間，因國勢之弱強，而有徙移，此固常有之事也。至於《蠻書》卷六：「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頭」一語，與傳世其他史料無一能契合。《蠻書》文字脫譌本多，不必泥。或者「十」為衍文。前引史料甲，通海城北至柘東（今昆明）不到三百里，史料乙作三日程。通海城即今通海縣，詳下文。今檢視地圖，通海南至蠻耗之距離，稍大於北至昆明之距離，則四日程亦恰合。若在建水，則距通海最多不過兩日程，是更不合矣。

至於古湧步究在何處，此與第二問題有連帶關係，茲合併論之。

⁴ 美國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s J-II，蒙自大屯海下通紅河，恐不足據。

⁵ 《蠻書校注》卷六《雲南城鎮》，頁一四六，引。

⁶ 《蠻書》六《雲南城鎮》：「銀生城在撲談之南，去龍尾城十日程。」「又開南城在龍尾城南十一日程，……水路下彌臣國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同書卷一〇：「水真臘國、陸真臘國，與蠻鎮南相接，蠻賊會領馬軍到海畔，見蒼波洶湧，悵然收兵却國。」「女王國去蠻界鎮南節度三十餘日程。其國去驩州一十日程。」向氏《校注》「鎮南應即本書卷六南詔七節度中之開南，今景東也。」今按鎮南即開南，極是；指為今景東，則可商。此項今釋即本之《元史》六一《地理志》。《元地志》威楚、開南等路條，「蒙氏銀生節度即今路也。」元之威楚即今景東，故舊說南詔之銀生、開南即今之景東，向氏承之耳。按龍尾城即今大理縣南之下關，無異說。在下關南十日程、十一日程，則當有七八百里之距離，然景東縣在下關之南不過三百六十里，其非南詔之銀生、開南可知。水陸真臘即今高棉及寮國南部地，《蠻書》云鎮南與真臘接界，尤不可能只在大理之南才三四百里。故知銀生、開南當在今景谷、普洱境。《蠻書》七《物產》，「茶出銀生城界法山」，今雲南普洱正產茶名地也。

按前據史料甲《新唐志》所記賈氏語及史料乙《蠻書》卷一，已明古湧步當在步頭之東或東南二百五十里以上。再檢史料甲賈氏詳程，古湧步西北陸行二百四十五里至龍武州，仍在安南都護府轄境，又三百二十三里至曲江，又中經通海鎮一百六十里至絳縣，又八十里至晉寧驛，又八十里至柘東城。檢史料乙《蠻書》卷一所記詳程，由賈勇步登陸行六日至曲江館，又一日至通海城，又一日至江川縣，又一日至晉寧館，又一日至柘東城。是曲江以北路程地名多同，惟通海、晉寧間之一程，一作絳縣，一作江川耳。伯氏《交廣印度兩道考》卷下《附錄》一《賈耽路程陸路條》已據《續雲南通志稿》、《歷代地理韻編》等書，就此諸地名作今釋如下：

曲江館 曲江水東流，其津渡之處在臨安（建水）之北八十里。（望按今曲溪縣在曲水南岸，古曲江館當相近。）

通海鎮城 據《新唐書》二二二上，南詔設二都督，其一治通海。《續志稿》，古通海土城在今通海縣治東五里。

絳縣、江川縣 《韻編》謂絳縣舊城在今江川縣東。《續志稿》云在江川縣南四里，今名碌雲異城。

晉寧館驛 《續志稿》云，晉寧舊縣土城在今晉寧縣治西北五里，又云今縣治西二里。

上列今釋，極可信，無異說。則此路由今昆明南下經晉寧、江川、通海至曲溪縣（曲江南岸）也。《天下郡國利病書》一〇八載《越西路考》，由雲南治城，南行，經呈貢凡九亭至晉寧州，又九亭至江川縣，又七亭至通海縣，又八亭至曲江驛。則自唐經元明至今，行程皆同也。

再檢賈、樊兩種紀錄，曲江北至柘東城，一作三百二十里，一作四日程，恰相合。而曲江東南至古湧步，一作五百六十八里，一作六日程，雖不太相合，然出入仍不算大，或許其一小有脫譌，但大約曲江東南至古湧步之距離為曲江北至柘東城距離之一倍半有餘。步頭水路至安南，當取紅江而行，殆無可疑。若如前人舊說，古湧步水路至安南亦循紅江而行，即與步頭水路為一道。則此古湧步當在今河口、老開以南地區之紅河岸。然前引基本史料丙明謂通海賈勇步道非即步頭水道，且云由通海、賈勇步入真、登州、林西原，取峯州路至安南。此條僅六個地名，而通海、賈勇、登州、峯州皆在史料乙之道中，可知其與乙條大體為同一條路線。

基本史料甲、乙兩詳程與丙條通海、賈勇步、林西原道既為同一路線，則與步頭水

道必非同一路線。步頭水道乃今紅河，事無可疑，則賈勇步道行紅河之西南側歟？抑行紅河之東北側歟？曰此可從三方面研究。

其一，《新唐書·地理志》末記安南府所領羈糜州，有德化州、郎茫州，皆為「永泰二年以林靺符部落置。」郎茫州有縣二，其一古勇。當即古勇步置縣也。檢《舊唐志》，德化州，「永泰二年四月於安南府西界、牂柯南界置。」郎茫州條雖無「牂柯南界」四字，但同為一部落分置兩州，應相去不遠。按此牂柯當就漢世牂柯而言（唐牂柯在紅河北甚遠），余考漢牂柯郡縣最南邊之進桑關，當在今滇越接境處之南北。⁷ 即就傳統舊說言，漢世牂柯郡境亦不逾紅河而南，則此德化、郎茫二州及其所轄之古勇縣，當在紅河之北，不在其南也。

其二，史料丙所見之路線中有真、登州、林西原及峯州。考《蠻書》四《名類篇》云：

桃花人，本屬安南林西原七綰洞主大首領李由獨管轄，亦為境上戍卒。……自大中八年被峯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不要味、真、登州界上防遏。其由獨兄弟力不禁，被蠻柘東節度使與書信，將外甥嫁與李由獨小男，……自此之後，七綰洞悉為蠻收管。（《新》二二二中《南蠻傳》中，有此一段，惟無味、真、登、峯四州名。）

此所見地名大多在史料丙所見之路線中，而似統屬於峯州者。《新》二二二下《南蠻傳》下，「貞元七年，始以驩、峯二州為都督府，驩在安南，限重海，與文單、占婆接，峯統羈糜州十八，與蜀爨蠻接。」蓋味、真、登皆在十八州之列也。峯州在安南西北，所管味、真、登州致煩朝廷派六千人戍守，關乎安危可知。唐末勢衰，一切採取守勢，南疆形勢，以守邕、桂西疆最為迫切，此六千人戍守，當亦在紅河之北，不應在河南也。

其三，史料丙有林西原，上引《蠻書》四，亦有林西原。《蠻書》四又云：「南蠻去安南峯州林西原界二十二日程。」檢《新唐書·地理志》，安南府所管羈糜州有西原州、林西州，當即林西原地。考《新》二二二下《南蠻傳》下《西原蠻》條云：

西原蠻「居邕、桂之西」「有黃氏居黃橙洞，……其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黃氏疆，與韋氏、周氏、儂氏相胥齒，為寇害。據十餘州。」至德後稱王，「攻桂管

⁷ 詳拙作《漢晉時代滇越通道考》，與本文同時刊出。

十八州」，圍邕州，陷橫、潯、貴、欽等州。「黃氏、農氏據州十八，(邕管)經畧使至，遣人詣治所，稍不得意輒侵掠諸州。……其後農洞最強，結南詔爲助。……邕管節度使辛謙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齎美貨啖二洞首領……與之通驩。」

據此，是西原蠻黃氏、農氏大抵皆在邕、桂之西，尤在邕州之西，約今廣西西部至雲南接壤地區。又《宋史》四九五《蠻夷》三廣源州條云：

「廣源州蠻農氏，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其先韋氏、黃氏、周氏、農氏爲首領。」其後農智高叛，破邕州，爲狄青所敗。「智高復趨邕州，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得屍五千三百四十一。」

此尤黃農等姓西原蠻在今廣西西境至雲南東部之明證。即林西原係指今滇、桂接壤之一較廣泛地區，或南及北越境地，但去紅河尚甚遠也。

綜觀以上三證，前引基本史料甲、乙、丙三條所記由通海經古湧步、眞州、登州、林西原，至峯州達安南府之一道，可省稱爲古湧步道者，當行於紅河以北地區無疑，不行於紅河之南也。

古湧步道既行於紅河之北，而甲、乙兩條所示，古湧步去安南亦爲水道，二十五日程，一千五六百里，惟較步頭水程三十五日差少十日程，故夷人常取途於此耳。

古湧步道自此步以下，既亦爲水道，行於紅河之北。按之地圖，非取盤龍江道莫屬矣。考《葉榆水注》云，漢代馬援欲由交趾取葉榆水道，入進桑關出賁古擊益州。楊守敬《注疏》及《水經注圖》，皆以爲酈氏此段葉榆水即指今盤龍江而言，余又從而詳證其說，⁸ 則唐代古湧步道殆即漢代故道耳。

古湧步道既取盤龍江而行，則古湧步之地望當在盤龍江岸，無疑。今觀地圖，曲溪東南之開遠即有汽車道東南通盤龍江上游之文山(開化)地區。復考《天下郡國利病書》一〇八《雲南》二，《越西道考》云，由雲南省城南經呈貢、晉寧、江川、通海至曲江驛(今曲溪縣)，又南經臨安府，東南至阿迷州，又東逾橋(望按當是渡南盤江)經馬者、矣馬驛、多梳鋪、木瓜鋪，至羅臺驛，踰山至架衣莊，又東經彌勒灣至廣南府入廣西境。檢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圖集》第四冊《雲南人文圖》，阿迷州即今開遠縣，其東行

⁸ 同注7，及該文附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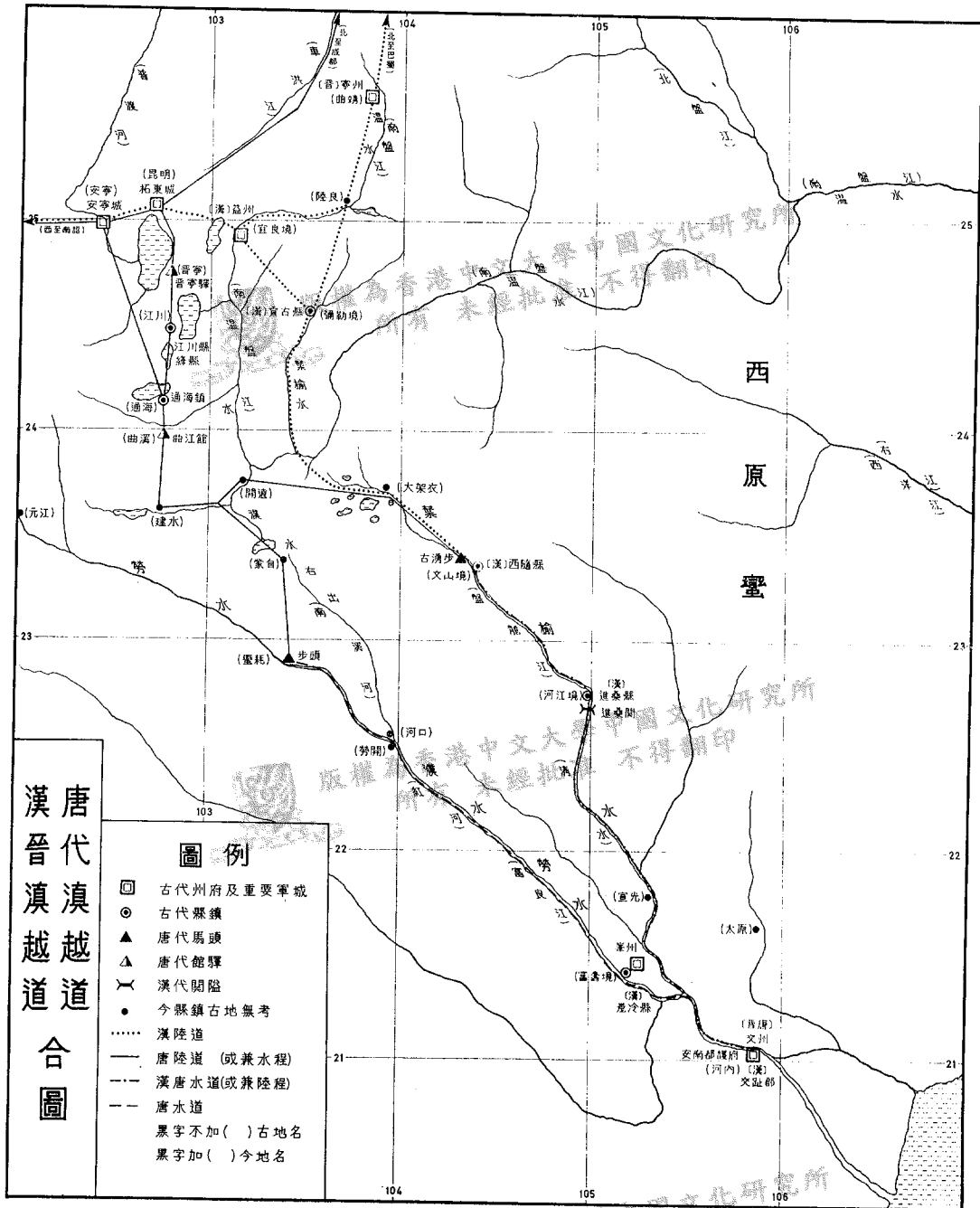
汽車道上有馬者哨、野馬邑（當即矣馬驛），又東至盤龍江源頭有大架衣，又東有彌勒灣，是則曲江東南至盤龍江流域早有通道之明證。唐代曲江東南至古湧步，當即取此道至大架衣，再東南循盤龍江河谷而下耳。前據史料甲、乙，證知古湧步西北至曲江之距離當為曲江北至柘東城距離之一倍半有餘，以此度之，則古湧步當在今文山（開化）地區，北回歸線之南北，就古湧步東南至安南水路一千五百五十里，西北至柘東陸路八百八十八里，比例言之，亦畧相當。史料甲云，由古湧步西北行「又百八十里經浮動山、天井山，山上夾道皆天井、間不容跬者三十里。」按盤龍江發源於差黑海，檢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s J-II*，其處湖泊羅列，密若繁星，可想見地形地質殆有特殊處，所謂浮動山、天井山者，蓋其地歟？


通海陸行至古湧步、再由水道下安南之路線既為今盤龍江，非紅河；古湧步之地望亦畧可推知，其餘賈、樊兩氏所記之地名甚多，其在安南至古湧步之間者，大抵在今盤龍江兩岸，其在古湧步至曲江之間者，大抵在文山經盤龍江源至曲溪道上也。

綜上所考，樊氏所記及其他史料所見之步頭水道至安南者，步頭約在今蠻耗，蓋由今昆明市或安寧縣陸行八日或若干日至蠻耗，又循紅河而下三十五日程至河內也。賈氏與樊氏所記經古湧步之詳細行程者，古湧步在今文山縣地區北回歸線南北，即由今昆明市向南陸行四日三百二十里至曲溪縣，又東南經開遠縣至盤龍江源頭，凡若干日五百六十八里至文山地區，又循盤龍江而下二十五日一千五百五十里或一千六百二十里至河內也。兩書所記沿途地名多能相應，其有異同者，蓋時間前後有異，不足深究。至於古地今釋有不可知者，更不敢強作比傳也。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中秋初稿，十月三日增訂。

唐代漢越通道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tudy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Yunnan and Vietnam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 Summary)

YEN KENG-WANG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Yunnan and Vietnam had already flourished, and geographers such as Chia Tan 賈耽 and Fan Ch'o 樊綽 recorded it in detail.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 of Fan Ch'o, there were actually two routes. One passed through Ku-yung-pu 賈勇步, i.e., the old route during the Han and Chin periods. Ku-yung-pu was located approximately in the present Wen-shan 文山 district on the bank of the P'an-lung Chiang 盤龍江. Another route passed through Pu-t'ou 步頭 by way of the Fleuve Rouge. Pu-t'ou was situated approximately in the present Man-hao 蠻耗 district. At that time, the travelling-company usually travelled by way of Ku-yung-pu, i.e., the present route of the P'an-lung Chiang. Therefore, the journey recorded by Chia Tan and Fan Ch'o was mainly by way of this route. But from the Ch'ing dynasty onward,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scholars all have mistaken Ku-yung-pu and Pu-t'ou as one place and the two routes as one way, i.e., by way of the Fleuve Rouge. Indeed, this has been a great mistake, so I have to write this article to show the matter in the right light.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